



Hua Kai De Sheng Yin

花
开
的
声
音

叶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叶子 著

花开的声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开的声音/叶子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12

ISBN 7-204-07524-2

I. 花…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588 号

花开的声音

叶子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字数:250 千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204-07524-2/I·1594 定价:22.00 元

目 录

1. 忘忧夜 (1)
2. 雪在烧 (51)
3. 花开的声音 (81)
4. 在风里说爱你 (275)
5. 踏月回家 (349)

花
开
的
声
音

忘
忧
夜

1

手机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冲着满衣柜的衣服发呆。

一套套看过去，不是深蓝就是纯黑纯白，长衣短裙，各个风姿绰约，卡门莫夫，秀兰宝姿，每个牌子都是有来历的，却一律是严阵以待一丝不苟的办公室气氛，叫人绝不会想到夜总会迷离刺激的灯火跟大款们金屋藏娇的粉领子上去。

手指抚过，我甚至能触到谈判桌的冰凉，团团缭绕的烟雾，寸金不让的唇枪舌剑……罢了罢了，今晚情形特别，我可不想再把自己套进“战服”。

从梳妆台前抓起手机，一扫荧幕上显示的号码，我不由吹口气，今天又别想消停了，一边按下通话键，“拜托啊，陶老板，今在是什么日子，本世纪最后一个情人节，你都不让我好好过，什么事快说！”

陶戎是我的顶头上司，美国瑞门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我是他手下金牌业务经理，对外我自然给他中规中矩做足面子，私下里可就从不客气。冲我手上举足轻重的业务量和客户关系，他叫我老板的心都有。况且我料定他此刻有要事求我。

果然陶戎在电话里上气不接下气，“我知道，王优，大小姐！不是大事我怎么敢在今天麻烦你，救急，救驾！重七针粉制剂机的合同修改，他妈的五天前我就发给香港了，今天凯瑟琳死逼我问为什么还没见到，准是杜良伟那小子忙着去度假，根本没给美国发过去……”

“又是杜阳伟坏事，我跟你说了六百多遍，一定要跟斯蒂夫争取到把香港对我们的挟制剔掉，他们除了给我们误事，在价格上扒层皮，还能干什么好事？你就是拖着不开口！说起来我就有气，重七的合同差三个点拿不下来，还不是香港作梗……”

“我知道啊，姑奶奶，再给我点时间，我有我的难处啊。现在火烧眉毛，只有劳动你大驾，美国方面要两个星期走程序，月底之前拿不到批准我们就死定了，现在已经……”

“用不着跟我废话，合同最新版本都在计算机里，你就越级直接报给美国嘛，正好赶得上他们星期一的日程表。别来烦我！你反正孤家寡人，正好在办公室杀时间，我今天晚上有约”话虽这么说，我把手机夹在肩头，匆匆从衣架上扯下一套黑丝绒长裙。长袖紧凑自然的腰身，领口翻成一道小小的披肩，恰到好处露出肩头。胸前佩一个光华夺目的镶水钻花饰。这套衣服穿到办公室去赶文件是有点过分，配今晚的宴会还压得住阵角。

“可是价格条款从 CIF 变 FOB，必须加特别报告，除了你我还能找谁？”

“你怎么总在这种倒霉时候想起我？”来气归来气，工作的事不能儿戏。我埋头在首饰盒里找耳环，一只已经在耳朵上了，另一只呢？随便拢一把短发，该死，本想下午去红唇族俱乐部做皮肤护理，又泡汤了。昨晚电视在报导北京人要容光焕发迎接新春佳节，全市各大美容美发场所连日来人满为患，可还是有我这样的苦命人，外国

老板脑袋里绝没有春节的概念，我就照旧忙得连自己的脸面都顾不上。

“唉，王优，王优，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你再不来，我今天只能从窗户跳出去……”陶戎的拿手戏就是软磨硬泡，整个人从外到里没一分棱角，配上无处不在的“门槛精”，证明他的上海人出身。跟他上谈判桌打配合，常常是我横眉立目冲锋陷阵，他婉言好语连哄带骗，这种非常反串倒常常出奇制胜。

“好了，好了，二十八分钟内我到办公室，下午六点，也就是美东时间十四日清晨五点之前，全部合同文本加特别报告加以你名义的报批信发往美国，另外紧急 E-mail 斯蒂夫，替你陈情，顺便告杜阳伟一状，行了吗？”说着话，我人已经在门外了。

陶戎显然大松口气，隔着电话我都能看到 he 眉开眼笑，“我就知道王优你肯定救我，我都不费那个时间找田鹏飞，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你去跟斯蒂夫说这事就算成了，斯老头谁的账都不买也不能不给你面子……”

“你再废话我不去了！”

“哎，别——别——王优，从现在开始我数着秒针等你……”

2

电梯门刚一打开，我几乎是推着陶戎冲了出来，嘴里催着：“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啊！”陶戎挺着已经发福的肚

子，两手满满抱着手提电脑和文件，被我催得气喘吁吁，“王优，王优，你悠着点，门卫还以为你在电梯里抓着流氓了呢！”

我用文件夹像枪一样顶着他的腰，直把他逼着一路小跑进了他那辆火红色“高尔夫”，像刚打劫完银行似的逃离现场。北京城已一片华灯。

“这会往香格里拉开，三环堵得死死的，你那位可得等多等会了。”果然我们很快陷入凝固的车流动弹不得。我绝望地看着窗外，倒在座椅上闭起眼，眼前还是乱飞的数字和英文。

“哎，王优，今天跟你共度春宵的到底是哪位啊？”因为顺利完成工作，陶戎满心轻松，开始贫嘴，“别藏着掖着的，至今让我见识见识是何方神圣，好家伙，不声不响把我们王优套上了，哎，我一会能见着他吗？”

我翻下车窗顶上的小镜子，小心翼翼涂口红，“瞎猜什么啊你，我去参加恩加的招待会。”

陶戎的眼睛立刻圆了，“恩加？他们干嘛请你？我知道今天恩加办年会，老武他们都去，可都是他们医药口的人。韩念第一年做首代的位子，今天肯定出足风头。”

恩加是做药品药材代理的英国公司，我们做制药机械，有一些共同的客户，中方的行业管理机构又差不多，虽然不直接打交道，外企代理机构的圈子就这么大，多少都知道个大概。出人意料接连拿下几个颇受瞩目的大头目，恩加和它的新任首席代表韩念顿时成了这一行中的热点。

陶戎虎视眈眈，“王优，你是不是收了恩加的请帖没给我？”

我白了他一眼，“谁像你呀，见着有宴会的请帖就揣起来。恩加根本没给我们发。我跟韩念是大学同学。”

“真的？哎你知不知道韩念跟尤杰有一腿，所以尤杰走了让她当首代……”他后面的话是被我愤怒的目光瞪回去的。

我呼一下坐起来，脸都气白了，“你们怎么都一个德性？你们业绩好就是精明能干，女人业绩好就是裙子容易脱！别让我说出好听的来！”

“别——，别这么大火啊，我也是听说，”陶戎偷看我的脸色，“看来你们还真是同学。”

3

我和韩念是大学同学，同班，同屋，同床（我下铺，她上铺）。韩念纯粹在验证“女人是水做的”，我却“玫瑰总是有刺”。天差地别的两个女孩子，没有道理地好得如影随形。

一年四季衣裳是各种各样的白，像刚从琼瑶小说走出来，韩念安安静静念着全优的书，脉脉含情谈着恋爱，校园里什么风潮都在她身上不留痕迹。每逢我风风火火跑回来，第一件事爬到她的上铺，叽叽喳喳报导大大小小好好坏坏的事情，她看着我静静细细地听。在她水一样的目光里，我心里的郁积像洗过一样。男朋友廖云涛一定迷死她的眼神，对她爱不释手。

我则身兼校内校外不知多少职务，整天像只忙碌的大鸟飞来飞去。文学社、话剧团、排球队、辩论赛，哪儿都没我不行。考试成绩必须名列前茅，一等奖学金必须有我，否则老师跟辅导员就得守在办公室里等我轮番轰炸。谈起恋爱来立刻水深火热，天天要等座驾变了南瓜才往回走。女生宿舍自然早就大门紧锁，不怕，韩念肯定在打着手电看书等我。两长一短的口哨声响过，穿白睡衣的韩念溜到一楼走廊尽头，从里面打开铁窗，含笑拉我进来的情形，像一幅画，多少年在我的记忆里如新。

毕业眨眨眼就到了。不到半年我就从中国银行结汇处辞职，挤到韩念的单身宿舍重新成了室友。韩念顺理成章嫁了廖云涛，安安分分在商业部计划司作着小职员，三天两头拎着单位里发的鸡鸭鱼肉回家给我煲汤。那时廖云涛已经在美国念经济学硕士，写信回来警告我们俩不要发展成同性恋。

“同居”的日子过了几个月，韩念飞去美国作陪读夫人。我刚换到第三家外企工作，没法送她。估计载着韩念的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我躲进洗手间泪流满面。

再见韩念是一年以后。

我作为瑞门的业务代表陪同国内用户赴美国总厂作技术考查。因为事先没法确定时间，直到星期六我住进韩念家所在市区的 Holiday - Inn，才拨通她的电话。

第一声我就听出韩念的声音，还带着哭腔。

“嘿，怎么了？廖云涛吃错了什么药，敢欺负你？”我跟韩念通话，从来像不曾分开过。

“王优！你出什么事了？现在是你那边早上五点啊！”她以为我在北京。

“没那么远，我在……”我翻旅馆指南念出地址，“我带了一群农民来考查，明天下午走……”

电话里韩念怔了一下，旋即放声大哭，吓我一跳，“干嘛这么激动？不想我来呀？”

半天才听见哽哽咽咽的声儿，“……没事，我……我太……太高兴了，感谢主，感谢主，他听了我的祷告，把你送来了，感谢主，我太高兴了……”我更糊涂了。什么时候她嘴里换上这些奇奇怪怪的字眼了？早听说这资本主义国家专会拿宗教作精神鸦片迷惑人。这韩念初来乍到，抵抗力不强，革命意志软弱，给传染上了不是！

一个小时之后，韩念从一辆面目斑驳，浑身乱响的车里出来，还挂着泪珠，却一脸的喜出望外。

“哎，别这么气人啊，你这么好命的人还整天哭哭啼啼，我们还活不活？”我被她一把搂住不撒手，冲着跟在后边的廖云涛做鬼脸，“你们俩是不需要有孩子了，韩念身兼娇妻弱女，叫你疼都疼不够。守着柔情似水的美人，是不是每个男人都想挺身而出，为她打天下。怪不得我这种女人嫁不出去。”廖云涛也是大学里一块经风历雨过来的同学，我跟他熟稔胜过家人，“说吧，怎么惹着她了？”

“你问她！还大学生呢，跟没文化的老太太一个水平。”廖云涛还气鼓鼓的。这美国饭吃得他脾气跟胆子都

见长，从前他哪敢这么跟韩念讲话？

原来韩念一到美国就参加了一个华人基督教会，越迷越深，廖云涛的话，“还真当真了！”不仅什么查经班祷告会赞美诗一个不落，还要正式接受洗礼。明天就是这个隆重的施洗仪式。廖云涛认为是美国人吃饱了没事干兴出来的把戏，嗤之以鼻，韩念坚持这是跟结婚典礼一样重要的人生大事，自己的丈夫此地惟一的亲人若不出席，万万不可。

于是直吵到廖云涛拍桌子大喊（我料他也就这么大本事），韩念哭湿第三张纸巾，而我，就在此时打来电话。

我自认为是个从天而降的和平天使。

“所以，一定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把你送来的，我丈夫不去，我最好的朋友在我身边！多棒！真是感谢主！从中国把你送来！就在我受洗的前一天！连时间都不差！”

我本想说我是为了九百四十万美金的合同来的，看她激动不已，暂且咽下这话，转问廖云涛，“哎，信这个基督教，要花钱吗？”

“不用花钱呀，按他们规矩要交收入的十分之一，叫奉献，她又没收入，我还等着别人给我奉献呢！”

“这就是你不对了，”我摆出思想辅导员的架势，像从前每次他们俩闹小别扭时一样，“又不花钱，你干嘛不让她去解解闷？她又没班上，又不会开车，又没有朋友，给你陪读像坐牢一样，在家闷出病来不又得花钱吗？”

“这不是钱的事！”夫妻俩同声喊，显见着是两口子。

然后韩念看定我，“王优，你越来越像一个商人了。”

“我就是个商人。”我淡然看着依然一尘不染的韩念，忽然什么也不想说。所谓命运，是不是有惯性？冰清玉洁的韩念，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有一份恬然安适的日子，可以清心静气谈宗教信仰，精神寄托，而在商场腥风血雨中应战不已的我，那一种重重风尘之下的无奈疲惫，那一种违背己心的生存空间中的迷惘神伤，又何以诉说，何以寄托？

当晚自然住到韩念的“寒舍”去。小小的两间公寓，简单的极限的家具，据说大部分是捡来的，书到处堆在地上，惟一的桌子刚被廖云涛拍坏，咧着嘴站着，高矮胖瘦不齐的椅子们都套上白地小蓝花布做的罩，这布还是我跟韩念一块在东四买的呢。

韩念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甜滋滋哼着歌，廖云涛凑在她耳边说悄悄话。一切如我想像，小两口在过着物质清贫而感情依恋、精神富足的日子。

廖云涛给我倒茶来，语气歉意，“条件太差，委屈你了。再过一年半，我念完书就好。”

“现在就挺好，韩念很快乐，看得出来，这比什么都难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你看，我们现在哪还敢添张嘴？下学期我要是拿不到T.A，韩念就得去餐馆打工了，难为她。我尽量再打一份工，不想让她去餐馆，太累。”

“哎，我跟你说，缺钱不许瞒着我，我现在也在挣资本主义的钱了，资本家待我还不错。”

“不用，不用！王优，你这几年一个人闯，也够不容易的。”

“那是我的命，惯了。韩念可不是受这份苦的命，你可要好好宠她。委屈了她，你别回北京见我！”

嘴上逞着强，我的眼睛却有点酸，忙转头去看墙上的照片。

婚礼上的他们俩手牵手，幸福得不像在人间。大学时代的我和韩念在照片上凝眸微笑，我知道这张照片背面有一个男孩挺拔的字迹：M 大的红玫瑰和白玫瑰。我倏地收回目光，转身进了厨房，“别忘了给我做糖醋丸子，从韩念走以后我再没吃过！”

晚上廖云涛自觉地卷了被子去睡沙发。我和韩念叽叽咕咕聊到半夜，像无数个大学时代的夜晚一样。

“王优，他，”黑暗里韩念欲言又止，“他也来美国了，在替他岳父打理这边的生意……”

“谁呀？”

“别跟我装糊涂！”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

“王优……”

“我困了。”我真的翻个身。

“我明白你，王优，真的，还有谁比我更明白你吗？”韩念从我背后搂住我的肩，一下一下抚着我的头发。我心头一酸，那年，我看着那个刻骨铭心爱着的人从我面前走开，再不回头。一言不发，也不落泪，只是拿起剪刀，狠狠剪断了留了多年的长发，韩念站在我身后，也是这样，搂

着我的肩，脸贴在我的头发上，默默流泪。

风中丝丝缕缕飘散的，女孩在青春岁月里全心呵护的美丽长发。

“我知道你好累好累，别撑下去了，你撑不下去的，王优，听我说，没有人能担得住生命的重担，但是主他会替我们担，是的，主会替我们担。这世界有一位神，他在那里，替了我们的罪，救我们，爱我们，安慰我们，带我们去天国，除他以外没有真爱，没有解脱，没有拯救。王优，信主吧，归向主吧。我每天都在为你和云涛祷告，盼望你们信主，只有你们在主的手里边，我才放心。好王优，你好孤单好辛苦，王优，忘忧吧，只有在天父上帝的爱中，你才能真正地忘忧啊……”

成串的泪水从我脸颊滑落。王优，忘忧，只有韩念和他这么叫我的名字。在多少精疲力竭的时刻，多少孤枕难眠的深夜，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轻轻，轻轻呼唤，忘忧，忘忧……从黑夜深处，从记忆深处。

注定无眠的一夜。有什么温暖的东西，从我坚硬封闭的内心深处，轻轻划过。是什么？是韩念的神吗？

那是我第一次身处教堂。十字架，赞美诗，祷告，见证，当一身白袍的韩念在众人的歌声，掌声，赞美声中，从水中缓缓站起，我仿佛看见她正打开宿舍的窗，伸手拉我进来，她的手好暖……

我们在雪地里闹成一团，廖云涛把韩念跟雪人一起按到雪里……

他紧搂着我，逼我说爱他，我笑着就是不说，他把雪